

開放文學－英雄傳奇－古本水滸傳 第十七回 宋公明夢入東京 公孫勝神遊北嶽

話說魯智深、武松、燕青、史進、朱仝、雷橫六人，共坐一桌，正在開懷暢飲，忽見一人上來，對他們倒身便拜。魯智深看時，卻是豹子頭林沖。智深便叫：「兄弟，做什麼？」一把拖林沖起來，喚喚囉擡個椅子，坐了。武松、燕青等五人一齊說道：「教頭有話請說，休得如此。」林沖道：「拙婦亡過，忽已六年，大仇未報，難得眾位哀憐林沖冤苦，同心仗義，冒著千難萬險，幫助我復了此仇，怎不令人五中感激。」武松道：「自家兄弟，說甚感激。」林沖道：「戴院長對我說，此番多虧小乙哥設下妙計，才取著這廝首級，若論情理，小乙哥應當再受林沖四拜。」說罷，又要向燕青拜謝，卻吃燕青起身攔住，說道：「教頭，你如何再言拜謝？」魯智深也叫道：「林兄弟，你幾時學得這些口舌，把人麻煩煞，休要惹得灑家性發，將眾人一齊趕散了，看你獨自在此拜什麼？」林沖這才無話，退回去坐了。宋江在傍席上開口說道：「我們一百八人，誓同生死，宛若一家，一人有事，眾人幫助，兄弟情義應爾，何必言謝。」黑旋風李逵正在飲酒食肉，吃得滿嘴油膩，忽地放下杯箸，一抹嘴巴，提高破喉嚨叫道：「哥哥此話說的不對，鐵牛不服。」宋江驚問道：「你在怎講？」李逵道：「俺們既然是一家人時，你就不該將好酒藏過，不把來給些鐵牛吃。」引得眾人大笑起來。宋江道：「這黑廝沒頭沒腦，只是胡說。林武師，你病體尚未痊復，不可久坐勞神，如覺疲倦，請先進內休歇。」原來林沖體氣，還有一二分未曾復原，每日仍服安道全藥方調養，宋江怕他勞乏，壞了身體。林沖應道：「小弟此刻十分有興，遮莫病體痊癒了？」魯智深道：「有興最好，灑家正要相問，那日拿到高衙內這廝首級，你心裡如何歡喜？」林沖道：「戴院長回山這日，把首級送到床前，俺反覆看了幾遍，果是真的！不覺跳下床來，就設下亡妻靈位，哭祭一番，消了胸中無數冤苦。自此身體一天天健旺，飲食都好，直到如今，安先生對俺說，還有一二分元氣未復，俺自覺早已好了。」武松問道：「這驢頭拋向何處？」林沖道：「不曾拋掉，俺因心裡恨極，教人用漆髹好了，放在床下，當他溺器使用。」林沖說罷，燕青、史進、朱仝、雷橫都拍手笑道：「可也真巧，前日武二哥和那員將官答話，不是說給林武師做溺器麼？」大家說說笑笑，好不快活。且說石碣亭裡一段工程，四壁早已裝畫完成，工竣多時，宋江、盧俊義、吳用、公孫勝都去看過，端的神妙非凡。宋江重賞了李昭良，本待擇日開筵慶賀，都因一向有事，延擱下來。如今幾件公案都行了結，林沖又告病癒，宋江好樂，特下一令，就從此日為始，大宴五日。合寨頭目嘍囉一應人等，都有酒肉賞賜，大家吃一個盡醉方休。到第五天的晚上，宋江吃得酩酊大醉，歸臥帳中，恍惚間，身子飄飄蕩蕩，出了房舍，徑自下山，一路模糊地行去。到得一處地方，抬頭看時，眼前一座高壯城池，城關內外行人來往，熱鬧非常。宋江不識此是何地，佇立觀看，忽聽背後有人叫哥哥。回頭一看，乃是小李廣花榮。宋江道：「兄弟你也來此，這裡是什麼地方？」花榮道：「此間便是東京皇城，何不入去一遊。」宋江說：「好！」二人舉步而入，但見六街三市，人煙繁密，車馬喧闐，真好個皇帝都也。走過幾條長街，來到一處，只見一家門前掛個紫竹簾，風簷下一排碧紗燈，門傍左右懸著牌子，卻是一副聯對。宋江看了，便問花榮道：「這是什麼所在？」花榮道：「這裡住個有名的人，便是東京行首李師師家。」宋江自念道：「往常也聞李師師名，只是不曾見得，如今巧遇，正好進去見她一面。」便叫花榮引導，揭簾徑入，穿過中門，兩名丫鬟對面迎至，喊一聲：「娘子有請。」就將二人讓進一個閣子。李師師上來拜見，宋江看時，端的又嬌又美，如仙娥降世，天女臨凡。二人坐定，侍兒捧出香茗佳點，時鮮果品，擺滿春台之上。李師師侍坐傍側，宋江和她談談說說，好不樂意。李師師請問姓名，宋江推說姓張。李師師將宋江臉上一看，忽然下拜道：「官人休要隱瞞，妾身自己認得，你不是梁山泊替天行道義士宋公明？」宋江聽得說破他真姓名，不由心裡吃驚，起身待走，李師師連忙立起嬌軀，一把拖住，將他按到椅子裡，嬌聲說道：「休要驚慌，義士難得到此，請再坐一會何妨。」花榮也湊近身傍，低聲說道：「哥哥休驚，有小弟在此保護。」宋江這才放心，重行坐定，又談說一會兒，覺心事重重湧起，便取過筆硯，磨得墨濃，蘸得筆飽，就壁上題詞一首，落筆如飛。花榮見了，隨手接過筆來，也在壁上寫了兩首詩，擲過筆桿，二人相對而笑。宋江說：「走罷。」花榮將他衣袖一拉，附耳輕輕說道：「我們吃了茶果，該給些銀子好走。」宋江伸手向懷中一摸，一文錢也沒有，想：「今日恁地糊塗，出遊不帶一點銀子。」正待問花榮身邊有否，猛聽得一聲大喝，如半天裡起個霹靂，閣子外奔來一個長人，左手高擎著一張弓，指定宋江喝道：「強賊快走，俺奉朝廷明詔，正要拿你，卻來此地閒遊。」宋江便叫：「花榮賢弟快些救我！」回頭一看，花榮早已不見，身傍坐的也不是李師師，換了個披髮滿肩的閻婆惜。宋江更驚，倉皇搶出閣子，飛走而逃。只聽得背後喊道：「你這強賊，今日已入羅網，待走哪裡去？」邁開雙足，飛步追來。宋江瞧見長人那種形狀，早已驚慌無措，又兼此時手無寸鐵，用何抵敵，心中更急，狂奔不已。奔過一段路，只聽得有人叫道：「哥哥休要驚慌，鐵牛在此！」只見黑旋風李逵從斜刺裡躍去，手拈雙斧，當路立定。長人趕到，李逵舉斧就砍，長人只一弓韜，把李逵打倒在地。接著搶上來打宋江，宋江又拔腳飛跑，長人緊趕，趕到一處，對面危崖峭壁，中隔萬丈深淵，前無去路，後有追兵。宋江心急慌忙之際，跑發兩足，來不及住步，腳兒踏空，身子往前一磕，突向深淵中倒撞下去。宋江大叫：「跌死我也！」覺得渾身冷汗淋漓，心頭兀自鶻突亂跳，微微閃開眼時，殘燈半明，一室靜寂，己身好好穩臥帳中，衾枕都濕，卻是南柯一夢。宋江定一下神，回想適才夢境，歷歷在眼，不知此兆是凶？是吉？心頭七上八落，好不狐疑，欲思展展重睡，哪裡還睡得穩，翻來覆去，直到天明。宋江起身洗過頭臉，有點也不吃，兀坐在房中呆想。

想到分際，忽有一人闖進房來，叫聲：「哥哥呆坐則甚，我來告訴一件怪事。」宋江抬頭看時，乃是黑旋風李逵。宋江心中又突的一驚，便道：「什麼怪事？你說將來。」李逵拖過一把椅子，一屁股坐下去，連喊十七八聲：「鳥晦氣。」宋江喝道：「你這廝，常常如此沒頭腦，沒口子晦氣，話兒一句不曾說。」李逵道：「哥哥，鳥晦氣！昨天夜裡，我做個怪夢，夢見一個又高又大的長人，手裡執著一張弓，把哥哥狠命追趕，只喊要拿哥哥。我見他將哥哥欺侮，心中好惱，手拈雙斧，奔去想劈死長人，不想反被這廝打倒，我此刻越覺惱羞，立騰雙足，待跳起來再行廝拚，忽然驚醒，開眼看時，被兒都被我踢到床下。你道怎不鳥晦氣？」宋江道：「原來如此，俺昨夜也得一夢，好生奇怪，你去請吳學究、盧員外、公孫一清、花知寨到來，俺有話說。」李逵答應，起身便走。

不一時，李逵和四人都到，各自坐定，宋江就將夢兆訴說，後半夢境與李逵相同，眾人都搖頭無語，不解主何吉凶。宋江道：「只怕是個妖夢罷！」李逵道：「哥哥，這個定是妖夢。鳥晦氣！鐵牛出世以來，有過幾百次相打，廝殺，沒曾被人一下就打倒。不想昨夜吃這好大的虧，倒盡我的威風，今晚再撞見這廝時，須不干休！」眾人聽了，都忍不住大笑。宋江道：「你這廝一派胡說，俺問你，今日吃過東西麼？」李逵叫道：「阿也！要緊來見哥哥，忘記了吃，此刻說破，肚皮裡就饑餓了。」翻身徑出房去。盧俊義道：「哥哥，實不相瞞，在前小弟曾得一夢，見到一個長人，手裡也執一張弓，因夢境不好，一向沒對哥哥說起。」宋江便問：「夢中如何情形？」盧俊義就從頭至尾，詳細告說出來。宋江聽了，心中不悅。吳用道：「妖夢無憑，何必認真索解，徒生疑惑，我們且記在心裡，休要逢人告說。」盧俊義道：「俺們自然不願多說，只慮李逵那廝口沒遮攔，按捺不得。」吳用道：「這倒不妨，俺只教公明哥哥如此如此，他便再不開口。」花榮道：「此事端的奇怪，俺既然置身夢中，如何俺自己無夢，李逵卻有夢？」宋江道：「東京確有個李師師，好大的聲名，想你們都曾聽見過，俺在夢中時，曾就壁上題詞一首，花賢弟，你也寫下兩首詩。所有門外的聯對，閣上的短額，俺都記得清楚，當時醒來還未忘記，懊悔不曾憶寫出來，此刻大半模糊了，只一首題詞約略記得。」吳用聽說，便取過文房四寶，教宋江背寫出來給大家看。宋江說：「好。」執著筆，瞑目沉思了半晌，落筆便寫，寫了一半，忽覺糊塗了，那下半首再想不出，只得放下。當時吳用拿來看時，上寫道：

天南地北，問乾坤何處可容狂客？借得山東煙水寨，來買鳳城春色。翠袖圍香，絳綃籠玉，一笑千金值！神仙體態，薄倖如何銷得？

吳用看罷，遞給盧俊義、公孫勝、花榮都看過，吳用道：「但聽前人夢中能作詩詞，只是不曾聽得，如今看來真有其事。此詞做得很好，可惜沒了下半首！」盧俊義道：「素聞花知寨也做得好詩，夢中題壁之作，倘不被公明哥哥忘記，大可使俺們見識一下。」五人正在你言我語，只見李逵又闖入來，一手摩著肚皮。宋江叫道：「兄弟，來得好！俺正要你乾一件事，你去把這妖夢告訴大眾，看誰人詳解得？」李逵道：「鳥耐煩的，不高興！」宋江道：「俺可不管，只要你去訴說。」李逵道：「哥哥，你曉得鐵牛不會說話，如何有意強人家。」說罷，轉身就是逃命似地跑去，眾人都笑。吳用道：「如何？」當日各自散了，別無話說。

隔不多時，那天公孫勝閒著無事，同樊瑞出外游散，走到山南，只見石碣亭煥然卓立，非常壯觀。公孫勝道：「王義的徒弟李昭良，將亭壁裝畫得十分莊嚴，今日閒著沒事，又可進去瞻拜一回。」便同樊瑞將人進去，守亭的上來迎接，送過茶盤，公孫勝揮手令退，自和樊瑞慢慢看，細看壁上畫的星辰天將，讚不絕口。二人看過畫壁，退入亭邊一座閣子裡來，這閣子也是特建，供眾頭領拈香後休歇的，佈置得纖塵不染。今日因不是朔望，閣內無人，二人就蒲團上坐了，藉行休歇。樊瑞在芒碭山時，自負本事通天，驕妄得也厲害，後來上了梁山泊，公孫勝直斥他法術無用，無論如何厲害，只是個妖法罷了，不算正大。樊瑞聽了短氣，就此棄去，一意跟公孫勝習練正道。公孫勝悉心指授，樊瑞用功學習，刻苦修養，見今道法已很高妙。當下二人對坐，公孫勝講說過一回道法，便閉目養神，漸漸沒了聲息。樊瑞不敢驚動，也自閉上兩目，在那裡凝神煉氣。不知多少時候，公孫勝頭頂上，突覺被人拍了兩下，閃開眼睛看時，乃是一個黃衣老道，腰繫葫蘆，手執竹杖，對自己立著微笑。公孫勝很不自在，正待向他責問：「人家在此靜坐，何故相擾？」老道忽舉起竹杖，對準自己只一指，就覺元神兀兀搖蕩，飛越出舍。公孫勝心知不好，今日碰到魔來了，連忙行持道法，想把元神鎮壓，卻已無及，立隨老道飛去。出了閣子，一路飄忽將去，其疾如風，直至一座山頭，方才降落。只聽那老道喝一聲：「住！」公孫勝不由自主定了。老道開口叫道：「公孫勝，這裡是北嶽恒山回頭峰，不是什麼妖魔窟宅，休得驚疑。」公孫勝只得答應一聲。老道將他一把拉住，引領了去各處觀看，什麼峰、崖、洞、澗、都一一說出名兒，指點明白，教他謹記。

公孫勝平日自恃道法高明，邪魔外道，一概近身不得，獨有此際，自己法術半點難施，行走坐立，盡由老道擺佈，不能自主。山上四週都觀看過，老道執著他手，愷切說道：「你知道否？你上應星辰，正是魔君之一，如今魔運未衰，魔劫正盛，休迷了本性，好好去幹一番事業。天下不久大亂，眾生遭劫，到將來收場時，這裡便是你歸結之所。」說罷，老道將竹杖一指，公孫勝又不由自主，騰空而起，不多時到了原處，元神歸入本位，開眼看時，樊瑞仍端坐對面，不則一聲，正在坐等。公孫勝運用玄功，安定下元神，才行開口說話，把這回事告訴樊瑞知道。樊瑞道：「俺坐了好久，開眼出來看看，你自閉目靜坐，了無聲息，只道你在修養功夫，不敢驚擾，屏息等待，直至現在。」公孫勝道：「此事奇極！不是誇大，憑仗俺的道法，無論什麼邪魔外道，精靈鬼怪，誰能近得身來，將俺戲弄，何況在這大白天裡，只俺一股正陽之氣，也沖得他退避不遑。」樊瑞道：「像你這般道法，便在黑夜，也只怕近身不得。」公孫勝道：「俺今想到，或許是本師羅真人幻化到此，指點俺將來結局。」

二人言罷，忽見大頭目丁九郎趕入來，喚一聲：「公孫先生，奉宋頭領命，有請先生，商量大事，小人四處尋遍，不想卻在這裡，宋頭領和吳軍師等得久了，便請速去。」公孫勝應聲：「理會。」便從蒲團上起身，步出閣子，混世魔王樊瑞在後跟隨，徑來拜見宋江。